



WO ZAI JINSANJIAO DE **MANHUANG** SUIYUE

我在金三角的**蛮**岁月

(台) 曾 焰

荒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WO ZAI JINSANJIAO 宝麓岁月

我在金三角的

(台) 曾 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金三角的蛮荒岁月/曾焰著. - 北京:中国友谊
出版公司,2000.9

ISBN 7-5057-1646-8

I. 我… II. 曾…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7096 号

书名	我在金三角的蛮荒岁月
作者	台湾 曾焰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198000 字
版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646-8/Z·193
定价	16.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00 - 2624

目 录

山林履险	(1)
逃出骷髅山	(14)
斯诺	(37)
乞丐弟弟	(44)
枇杷树下惊魂记	(96)
夜蜂	(106)
芳邻	(112)
断魂辣	(125)
扎第和他的女儿阿卜	(135)
风猴干	(148)
家有安琪儿	(158)
养子 瘦马 秋夜	(169)
阿卡花	(182)
蓝色的枸闹花	(196)
埃峨	(210)
五个攒钱罐	(220)
金翠	(227)

炭灰	(237)
灰苍	(247)
飞向云天	(252)
亲亲的土	(262)

山林履险

山林的清晨，空气无比新鲜，缥缈的山岚夜雾，逐渐淡化作柔美轻盈的乳白轻纱，一缕缕金亮的阳光，穿过厚重的叶隙，在林梢织成一片璀璨锦绣。万千鸟儿争相鸣啼，甜脆的啾啾悦耳动听。叶尖草梢，挂着晶亮如钻的露珠儿。我们忍不住乘兴唱起山歌野调，心情欢畅地往前走。能够在这人迹罕至的原始山林探幽取胜，又何尝不是人生快事？

渴了，寻一弯澄澈山泉，捧水而啜。饿了，吃些山果野味果腹。困了，岩洞树下枕山石而眠！实际上，自从进入山林，我们遇到的各种山地民族，都很乐意款待我们。与他们共享一顿风味特异的美味晚餐，草棚竹楼里，共围一方火塘而睡。第二天，善良热情的主人，不但送我们两包用芭蕉包着的米饭，还全家老小，甚至整个寨子的人，依依不舍地将我们送到路口，指明方向，才怅然分手，这些敦朴纯真的人情味，实在令人终生回味无穷。

我们身上没有一文钱，原来上学用的帆布书包里，仅装着一套换洗衣服及一些洗漱用具，就这样，凭着年少，凭着对未来的信心和勇气，我们充满了豪情和希望，勇敢地跋涉在艰辛的人生旅途上。

* * *

一天中午，我们走出浓密的山林，进入一片树木较为稀疏、

坡度平缓的旷地。炙热的阳光，直直地照射在身上，炙烤得人发晕。我们又累又渴，想找点水喝。地上厚铺的腐叶，被阳光熏蒸得冒出腐臭气息。径旁的坑坑洼洼，滞积着的污水面上，浮着一层色彩斑斓的腥秽油光，闻着就令人发呕。

为了想寻找洁净的溪泉，我们强忍着饥渴，拖着疲惫酸胀的身躯，继续往前走。穿越过这片旷地，翻过一座岭岗，半山腰有片平地，一个散置着几幢竹楼的寨子，赫然落在眼底。

我们兴奋地迅速赶到那儿，才发现周遭出奇的寂静。听不到山寨中惯有的鸡鸣狗吠，也看不到炊烟袅袅。那些竹楼都已朽坏坍塌，早已无人居住。这分明是一个已被废弃多时的荒凉山寨。所幸，我们看到杂草丛生的空地上，有一眼井，井上依然吊着只被晒得发白的木桶。

林鸿迫不及待地奔过去，急忙扯绳打起一桶水，就着桶缘，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个够！才过足瘾地说：“你走快点嘛！快过来呀！我帮你另打一桶水！”

我疲软地走到井旁，接过他提上来的水。出于女孩子挑剔洁癖的天性，我仔细地先看看桶里的水——天呀！水里游窜着许多细如针状的水蛭，是吸血蚂蟥的一种，能够寄生在人体内繁殖！

我吓得丢下水桶，失声大叫，“糟了！你来看看这水！你怎么不先看一看，就喝下去那么多呢？这水里全是吸血蚂蟥！”

林鸿闻言，大惊失色！他不相信地看看那充满了细小蚂蟥的井水，立即痛苦万状地蹙紧眉头，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指，猛戳自己的喉咙催吐！他吐出来的秽物，果然有许多尚在蠕动的蚂蟥！并感到肚腹内，瘙痒难耐。

怎么办呢？我们焦急地面面相觑，半天作声不得。

我想起以前曾经听人说过，曾有人误吞蚂蟥致死，死状万分恐怖，繁殖无数的蚂蟥，从他的鼻子眼睛耳朵口腔里，不断地爬

出来……

我害怕地哭了起来。

林鸿烦恼地冒火说：“哭什么狗屁嘛！吞进蚂蟥的，是我，又不是你！我不信，这就会死掉！”

我强忍着不与他争辩，沉默了片刻，我说：“我们还是继续走吧！找到有人的地方，问一问他们有没有法子可想！”——以前，曾听说误吞蚂蟥相当难治。这究竟怎么办呢？流浪在这原始的深山老林，到底怎么办呢？

忐忑懊丧地行走到下午时分，我们来到一个四山环抱、景色绝佳的小小盆地。那儿仅住着一户摆夷人家。主人罕大爹一听完我们近乎绝望的哀痛叙述，就不以为然地笑了笑，用流利的汉话说：“不打紧不打紧！在夷方，这种事常常发生！”

由于太紧张，我们听不出他的用意，我一个劲地追问：“大爹，你到底明说说，这有法治吗？”

“当然有啦！”罕大爹很干脆地说，我们紧悬着的心才定了定。

“叫我姑娘（女儿）玉安，马上调碗浓浓的蜂蜜水，给他喝下，保管马上就没事！”说着就直起脖子，用摆夷话叫他的女儿：“玉安，玉安……”

玉安年仅十六七岁，她像所有的摆夷姑娘一样，都是皮肤白嫩、面目姣好、修长苗条。上身穿一件白色紧身上衣，下面系条绿色及地纱笼，走起路来，身子款摆，袅袅娜娜，摇曳生姿。说起话来，轻言细语，流露着天然的娇羞，举手投足，真有风情万种。

玉安取出一只木碗，从精致的竹盒内，舀了几勺采自山林的蜂蜜。动作娴雅地调了一碗蜂蜜水，端过来给林鸿喝下。

罕大爹见我们将信将疑的神情，便用摆夷话吩咐玉安。玉安立即起身，提着一个小竹筒，低头猫腰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她

把从外面烂泥潭提来的水，倒在竹盆里，我们看见水中，游动着许多林鸿误吞下的那种蚂蟥。罕大爷舀了一大勺蜂蜜投进其间，用棍子搅了搅，那些蚂蟥立即在蜂蜜水中死去，再搅一搅，便化为乌有。

我和林鸿才如释重负，由衷地感谢不已！

罕大爷说：“生活在这种地方，一物必有一物克！像废寨子的那眼水井，只要丢进几根白马的骨头，蚂蟥就会绝迹！”

这些生活的经验，是当地的人们，历代流传下来的。就因为他们创造出与大自然搏斗的种种方法，才能够在这土地肥沃得可以捏出油来的瘴疔之乡，安居乐业地生活了千百年。

* * *

我们在山中迷了路。实际上，在这浓荫蔽日、藤葛缠结、荆棘遍布的山林中，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路！有，也是偶尔由打猎人、砍柴人、放牛人，用足踩出来的羊肠小径。而且，往往走着走着，路就在荒草灌木中消失了。

在原始森林中行走，不随身带着一把长约二三尺，宽约二寸左右的厚实砍刀（又称缅甸刀），根本就行不通。山里人每个都随身携带着砍刀，一是防身，二是开路。当羊肠小径突然消失，要想继续往前走，惟一的办法，就是挥长刀、砍荆棘，亲手劈出一条路来。

我们顺着自己新砍出来的“路”，行走了好一会儿，只见高大的树木越来越稀落了，前面不远，有一片较为开阔、泛着青白邪光的狭长谷地。隐隐地透发着凶险诡异的气势。我戒备地仔细张望，但见那儿草木尽皆萎败凋零，残余的草梢叶片，无不被啃咬得斑斑洞洞。枝干上、叶簇里，蠕动着原子笔长，通体五颜六色，遍生着三四寸长，硬扎扎直立白毛的斑斓大毛虫。有好几条大概正在觅食，沿着枝干，凶悍亢奋地爬行着。

我看得头皮发炸，还来不及叫林鸿停止前进，便听到他突然惨叫了一声。他像中了暗器，猛甩着右手，又跳又叫，乱嚷嚷地哼唧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呀！像火烧火燎，奇痒奇痛的，哎呀呀……”

我惊慌地抬头，看见他刚才扶过的那棵树干上，巴贴着一大饼一大饼的斑斓长毛虫。白茫茫的一片又一片。很明显，林鸿不慎触碰到那些可怖的毒虫了。

原来，这种大毛虫一经骚扰，就会恶辣地如放箭般，把细若人发、硬如猪鬃的白毛，泼悍地射出来，射进人的皮肉内。后来，我们才发现，凡生有这种凶残毛虫的地方，连飞禽走兽，都不敢贸然经过。难怪，这儿出奇的幽静阴森。

林鸿手掌上沾满了虫毛！他情急地连忙把手放在近旁的山石上摩擦。不过眨眼工夫，他的右手掌立即隆肿发红，呈现为半透明状，淋漓黄水，也从虫毛刺过的细孔，络绎不绝地渗出来。

他在山石上摩擦了一会儿，暴露在外的虫毛折断消除了一部分，而深没进皮肉中的虫毛，却紧嵌在皮肉里，即使用针也挑不出来。

林鸿痛得龇牙咧嘴、攒眉皱眼，不住地哀号着：“哎呀，痛死人啦！哎呀！太痒了！痒进骨头缝里啦！哎呀，这罪不是人可忍受的……”

他苦苦地抱着受伤的手乱跳乱叫，我看得心惊胆颤，不知如何是好！林鸿猛然想起那个古老的法子，立即隐在一块岩石后，撒了泡尿淋在手掌上——但是，完全无济于事。疼痛痒肿，并未减轻分毫。

我们仓皇地离开了这恐怖阴森的山谷。

所幸，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景颇人居住的山寨。林鸿已经痛得面青嘴白，一下子就憔悴得十分惊人。

居住在泰缅原始山林的各种少数民族，虽然语言不通，但只要你遵守他们的规矩，不冒犯他们的禁忌，都具有见面就亲的友善。他们一看见林鸿红肿透明、流着黄水的手掌，莫不面露惊色，十分同情，立即带我们去见布蒙。（布蒙就是头人。能当选寨子头人的，大都会占卜看卦、治病、懂巫术。）

这个景颇寨的布蒙，年纪五十开外，身材高大魁梧，他不但精通巫医，还通晓摆夷话、老缅话以及汉话。他看着林鸿受伤的手掌，淡然说：“这不要紧，等我替你弄一弄，很快就会好的！”

布蒙取出一碗刚捂出的新鲜豆豉，放在石臼里捣成泥状，倒上半碗用罌粟籽提炼出的清油，调拌均匀后，便厚厚地糊了一层在林鸿手掌上，外面包上芭蕉叶。顺手在窗前扯根细藤，绑起来。

林鸿片刻便感到有一股力量，在幽幽地吸拔着他的皮肤。

吃过景颇人盛情款待的晚餐，在山寨过了一夜。第二天，布蒙替林鸿解开芭蕉叶，清油调豆豉泥，已呈半干状的壳。剥下来看时，内层吸有一些半凝固的淡红血水和许多碎断的虫毛。林鸿的手掌虽然被捂出一层发皱的糟白，但虫毛全被引拔出来了。

布蒙叫林鸿把手浸泡在刚熬好的白芷水里，残余的些微肿胀瘙痒，也几乎完全消失了。经过这一番痛苦的折腾，林鸿感到前所未有的舒适轻松。我们由衷地向布蒙表示万般的感激。

布蒙欣怡而笑。说：“下次在山野中，如不慎再碰触到这种毛虫，可以就近采些蒲公英，用它白色的浆汁涂抹，也可以解毒！”

住在山林里的人们，非常痛恨这种毒毛虫。布蒙告诉我们，以前曾经有一个崩龙人，不慎从悬崖上掉进遍布这种大毛虫的地方，全身上下都遭到毛虫螫伤。由于情形严重，疼痒难耐，加之虫毒迅速腐蚀他的肌肤。他把皮肉抓烂得露出骨头，还不及送医，就凄惨地死了！

我和林鸿听得毛骨悚然。

布蒙又说，每到春夏，只要一发现山林中，飞舞着这种张开有尺来长、色彩斑斓诡异的大彩蝶，人们都要立即加以打杀消灭。这种彩蝶的粉末也含有剧毒。不慎碰触到，皮肤会痛痒溃烂，落入眼中，会导致失明。

揣着布蒙送我们的两包用芭蕉叶包着的米饭，辞谢了布蒙，怀着更高的警觉，我们继续往林深处走去，寻找我们向往的福地！

* * *

站在斜坡上，往下一看，只见前面平缓的地上，树木甚少，仿佛曾被开垦过，高仅及膝的野草十分茂盛。再远处，浓荫中隐隐露着些草褐色的屋脊。在密林中跋涉了好几天，好不容易才找到有人居住的山寨，我们欣悦地加快速度冲下斜坡，再往上攀爬。

接近那片草地了！抬头间，我突然看见近旁草丛中，直立着一张脸！一张满是笑意的脸！那整张脸上，都遍涂着白色的树浆，双颊涂着两团鲜红，往上斜扬的红嘴唇，笑不可抑地露出稀疏青黄的牙，眼睛漆黑如洞。

在山林中偶尔碰到的原始民族，常常是这种敦厚憨傻、笑得热情又愚蠢的样子。于是，我朝那张直立在草丛中的笑脸挥挥手，也咧开嘴，傻傻地对他笑——

我的笑容立即就僵住了！天呀！定睛细看，才发现这笑脸人的身体，完全埋在土里，只有头部直苗苗地立在泥土外面。他的眼珠大概已被鸟雀啄去，黑眼圈实际上是两个空洞洞。

我惊骇地大叫，跌跌撞撞地慌忙往一旁退缩。身后的林鸿拉住我，把我拉得离那张“笑脸”远一点儿，说：“莫怕莫怕！这是一片墓地！”

有谁见过这样古怪的墓地！那些露在外面的死人头部，显然依其民族习俗，都经过一番精心的化装。每一张死人脸都是这种

表情：遍涂白色树浆，双颊鲜红，用红颜料勾描成嘴角往两旁朝上斜扬、漆黑的眼洞……大部分露在外面的头部，都已经成为骷髅，涂抹过原料的表皮，仍尚未腐蚀，皱缩着紧贴在骷髅上。于是，放眼望去，墓地里，大大小小的骷髅头，仿佛都直立在草丛中，迎风而笑。

我发现有好几个骷髅，大概因年代久远，滚落在地上后，又被它的亲属用一根木棍撑立着，似乎是死后都还眷恋着人间的世界，不愿给埋在土中只见到黑暗。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少数民族，何以要将死人这样埋葬呢？我们感到十分纳闷。

穿过这片古怪的墓地，我们钻进一片巨木参天环绕的地带，立即看见许多蘑菇形的茅草竹笆屋，稀稀落落地散置在那儿。

照例是一群凶恶的土狗最先发现我们。它们从各自的主人屋内，吠叫着争相冲出来，成扇形地会集着朝我们逼近。然后站在离我们数丈远、可进可退的安全地方，大肆吠叫不已。紧接着，每间蘑菇屋内的大人孩子都出来了。

哦！这所有的人面上，统统遍涂着白浆，双颊通红，用红颜料勾勒出上扬发笑的嘴角。圆黑的眼圈——完全跟墓地死人的化装一模一样。

直到现在，我仍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少数民族。我们后来徒步横跨泰缅山林，走过许多地方，却再也没见过这种少数民族。来台后，曾多次去图书馆寻找资料佐证，也没有找到类似记载，我想可能是一种已经没落式微的、极为原始的少数民族之一。实际上，诸如此类快要灭绝的原始部落，在人迹罕至的泰缅原始森林，仍有许多别的种族。

由于这种少数民族，至死都喜爱“笑”的表情，我们不妨权且称他们作“爱笑族人”吧！

那些爱笑族人发现了我们，先是愣愣无言地呆呆看着我们，我们便试着用微笑，朝他们挥手表示友善。爱笑族的男女老幼，立即热烈回响。他们不但双手用力招摇，双足也使劲地蹦得老高！赤足重重地震落在地面，发出很响的拍击声，叫人担心他们会骨折。他们咿唔乱嚷，连最笨的人也看得出来，他们非常地欢迎我们来访。

爱笑族人穿着用兽皮或粗麻布简单缀连成的衣服。每个人脖子上都挂着许多用兽牙串成的项链。男人的头发除头顶外都刮得精光。留在头顶那一撮，大概从生下来到死都未曾剃过，所以编结成细细长长的发辫，一圈又一圈地绕在脖子上。女人们则蓬头垢面，袒胸露乳。一看他们浑身闪着斑斓的污垢油光，就知道这也是一种终生不洗澡不洗脸的少数民族。

一个四十开外的大汉，首先朝我们招着手迎过来。我们估计他是这地方的酋长或头人。即将走到我们身旁时，他突然弯腰拾起一块石头，朝我们身后的高枝掷去，立即，随着一阵叽叽哀叫，高枝上掉下一只以行动迅速闻名的白褐条纹的羚鼯。

大汉笑哈哈捡起羚鼯，用力一捏，龇牙示威的羚鼯，头骨已被捏碎。大汉把尚在垂死挣扎抽搐的羚鼯，往口中一塞，咬断头部吐在地上，几只狗儿跑上来争相抢吃。大汉用牙齿撕扯着皮毛，咬下一块生肉，很香甜地咀嚼着。一面很慷慨地把咬得血淋肉烂的半截羚鼯递给我们，意思要我们与他共同分享。我们摇头拒绝了。他倒也不勉强，就自个三下五除二，几口就吃光了。然后用余下的羚鼯皮擦擦嘴角的血滴，就丢给围在他身旁的狗儿，又引起一阵争夺大战。

我们跟着这位豪爽的主人，钻进他的蘑菇形草房，只见屋中央的火塘边，坐着几个浑身光溜溜的小孩，围着一个装了许多尚在蠕动的、大拇指长的白色竹蛆，争相一把把地抓来，活生生放

入口中，很有滋味地吃着。

这种稀有民族，分明尚处在掘虫挖鼠、茹毛饮血的最原始阶段。他们的食物，我们真不敢领教！

不过，我看见火塘边有一口烧得漆黑的煮饭锅，一把粗制的土陶壶，这说明他们并不完全是吃生食。

林鸿拿出事先预备的一小竹筒盐，倒了一捧盐，送给那大汉。大汉脸上的笑意更浓，他取过一张芭蕉叶接了，便和孩子围在火塘边，用黑乎乎的手指沾盐吃。

大概想到应对我们这不速之客有所表示，那大汉吃了一会儿盐，就用竹做的火夹，刨开火塘中的火灰，夹出几只烤得酥黄喷香的野生木薯，递给我们。我们很高兴地正在吃着，大汉的老婆扛着汲满水的竹筒回来了。那女人咧开嘴朝我们友好地笑了笑，放下汲水竹筒，就取下别在腰间的小竹筒，从里面倾出几条又粗又肥的鲜绿色豆狗，讨好地递给我们，大汉也在旁边比手势叫我们快吃。

老天爷！我们惊得跳将起来！豆狗是一种无毛的软体虫，大概也是一种蝶类的幼虫，状极可怖而令人憎恶。

那几个小孩一见豆狗，异口同声发出欢喜的喊叫，争相扑上来就抢，抢到后就迫不及待地放入口中大嚼！鲜绿色的虫浆溢出口嘴，令人看得头皮发炸。

那女人却欢喜地沾着盐粒吮吸，发出很响又满足的咂舌声。

看看天色还早，我们不愿再呆在这地方。我很担心我们不会在夜里，被他们活活刷了，生生地吞吃掉。便设法向他们讨了些米，告辞离去。

* * *

这位相貌清癯、目光敏锐、胡须花白的傈傈老阿爹，一家十几口人，是从中国境内跑到缅甸来的，傈傈族又被称为“小汉

人”，因为他们全会说另一种口音的汉话。老阿爹一听说我们是来自昆明的学生，起先戒备地怀疑我们并非善类，经我们诚恳地再三解释，他看看我们流浪得很狼狈又辛苦的样子，大概“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故，他改变了原先对我们的冷漠态度。不但同意让我们借宿，还非常盛情地款待我们。

五十多岁的老阿妈仍然身强力壮，饱经风霜的颜容是那么忠厚善良又慈祥。她真是把我们当作从远处回来的儿女般，忙着在灶房杀鸡切肉，郑重其事地准备好好让我们大吃一顿。

老阿爹亲自提了锄头，把埋在屋后菜地的一只涨鼓鼓、装满了米酒的猪尿泡挖了出来。执意要用这埋在地下已五年多，他自己一直舍不得吃的美酒，招待我们。老阿爹说，把米酒装在猪尿泡里，埋在地下愈久，酒就愈发浓烈香醇。当晶莹清亮的酒液，缓缓从猪尿泡中倒进竹杯里，阵阵酒香扑鼻，连不会喝酒的我也陶醉了。

老阿爹说，逃难人真苦，常常给撵得鸡飞狗跳。尤其跑到缅甸后，更是东奔西波。不是给山兵（叛军）赶走，就是被老缅驱逐。跑到这深山里才得几年安宁。要不然，这猪尿泡的酒，在地里多埋几年，那就更好喝啦！

像大鸡笼似的竹笆桌上，老阿妈摆满了大海碗大海碗的菜，黄焖瓦块鸡、鹿子干巴、嫩蕨鲜菇、素炒鸡宗菌，还有一盆翠绿清甜苦菜汤。满桌山居佳肴，令我们吃得不亦乐乎！

山里人家的火塘，总是烧到通宵达旦。夜寒风凉的晚上，围着火塘聊天是最舒适温馨地享受。老阿爹抱着管竹水烟筒，呼噜呼噜地抽着草菸。兴致很高地“摆古”。

老阿爹一生履险如夷，他打过比水牛壮的马鹿，捕过水桶粗的蟒蛇，那一年，在两山相连的洼子里，他亲眼看见石碾子粗、十几丈长的黑黄花斑的巨蟒，吓得魂飞魄散，不久，那地方就山洪

爆发……

听着听着，我渐渐觉得头晕目眩，眼珠胀鼓鼓的暴突着，并觉得舌头粗硬麻木，阵阵心翻胃绞，浑身说不出的难受。我以为大概是白天太累，又有些中暑，所以才觉不适，谁知林鸿也不安地扭曲起来。

老阿妈非常体贴地说：“赶了一天的山路，看你们怕是太累，不如早点去睡吧！”

老阿妈的女儿多碧，取过一盏油灯，正要递给我们，却突然惊叫起来：“阿妈，你看他两个——”

老阿爹也看清楚了，说：“糟了！他们吃不惯漆油，中毒呢！”

什么漆油？中毒？我和林鸿讶异地对望了一眼！不望则已，一望就异口同声地指着对方：“你看你，那样子——”

我俩的头脸突然浮肿得像吹得太满的气球，鼻子眼睛都陷进浮肿里，样子恐怖又滑稽。四肢及浑身也像极度发胖，眼睛鼓突着无法闭拢来——苦苦的，我们忍不住笑了起来。但是，恶心翻胃，欲呕的滋味太难受了！

老阿爹说：“不打紧不打紧，你们不会吃我们傈傈家的漆油，所以过敏了！多碧，你快去用麻瑙水（柠檬）调些鸡蛋清，拿来给他们喝！喝下就没事了！”

喝下麻瑙水调鸡蛋清，立即觉得清爽多了。第二天，全身上下果然肿退胀消，昏晕恶心的感觉，也完全消失了。

林鸿小声戏弄着对我说：“我真不忍心告诉你，昨天晚上，你那副尊容，真是奇美无比，头大如斗，眼大如铃——”

“哦，你以为你又有多好看，你的头肿得像老阿爹家瓜架上那肥滚的南瓜，眼睛鼓得像胡瓜！”

原来，漆油是用土法从漆树浆内提炼出来的，是傈傈人的家常用油。但漆树通常有毒，对部分人而言，被含混着漆树气息的